

“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小丛书

# 催命铃

CUI MING LING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不可忘記階級斗爭》小丛书

# 催命鈴

本社編

少年儿童出版社

# 目 录

告小讀者

催命鈴 . . . . .	1
入厂工牌和廁所牌 . . . . .	10
号衣 . . . . .	21
一只“自用”图章 . . . . .	31
押柜金 . . . . .	38

## 告小讀者

《不可忘記階級鬥爭》這套小叢書，是編給小學中年級和高年級的小讀者看的。為什麼要編這樣一套書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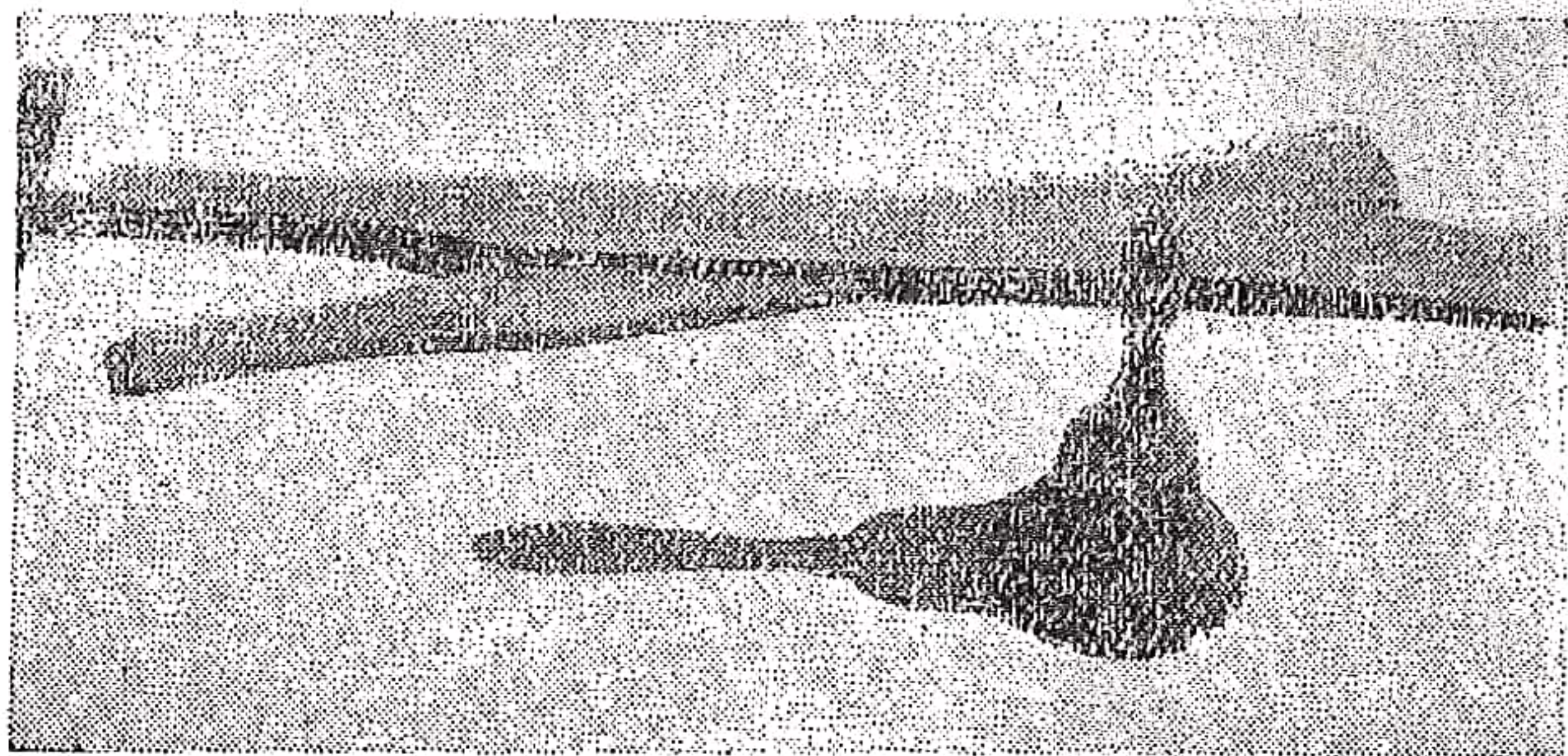
我們新中國已經建立十六年了。十六年前，現在在小學讀書的小朋友，都還沒有出生，對新中國誕生前的舊社會是個什麼樣子，知道得很少，或者一無所知。在舊社會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對農民、工人進行野蠻的、殘酷的剝削和壓榨，他們用血腥的雙手霸占了農民的千萬畝良田，在千百萬農民的白骨堆上築起了高樓大廈；他們僱傭工人勞動，用盡各種毒辣的手段進行剝削，使自己變成大富翁，而勞動人民則過着苦難重重、不如牛馬的生活。同時，舊社會的反動政權，又代表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進行政治上的迫害。對於過去這些階級壓迫、階級剝削，我們不能不知道，也不能忘記掉。在我們當前的新社會

里，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死心，他们仍想骑到劳动人民头上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并学会识别牛鬼蛇神，向他们进行斗争；不懂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就不懂得革命。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小丛书的目的。

这套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每一个故事前面，都附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物证。这套书将分成十几本出版。

在《催命铃》这本书里，《入厂工牌和厕所牌》和《押柜金》两篇，着重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手段；《催命铃》、《号衣》和《一只“自用”图章》三篇，着重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进行人身摧残和血腥迫害的历史事实。从这里，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清楚旧社会和资本家的罪恶面貌。

編 者 一九六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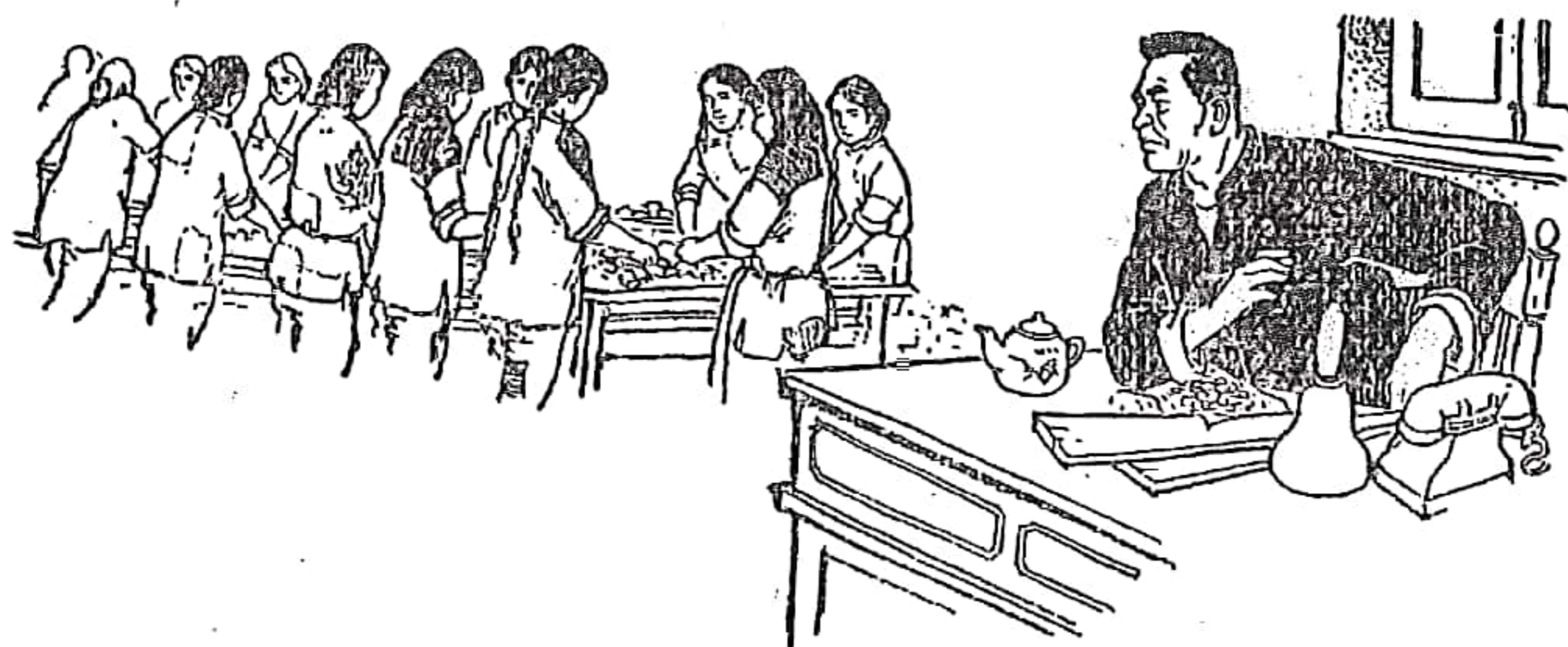
## 催 命 鈴

照片上的那只銅鈴，工人們管它叫“催命鈴”，又叫“落魂鈴”。照片上的那根木板，工人們管它叫“打人板”。青島某火柴厂的老工人，一看到这只銅鈴和这根木板，就切齒痛恨。为什么呢？原来，冤有頭，債有主，这其中有一段辛酸的历史……

解放之前，青島有个資本家开办的火柴厂，火柴厂里有个包装部。包装部的当中，是一溜几排台子，两旁站立着干活的包装工人；包装部的那一头，放着一只高大的柜台，柜台上放着一只大銅鈴，还放着一根約三寸宽两尺长的木板。这就是照片上的銅鈴和木板。

工人们管叫这只銅鈴是“催命鈴”、“落魂鈴”；管叫那根木板是“打人板”。为什么呢？

你如果走进这个包装部，就会看到在那只大柜台旁边，有个生着长方脸、长着一对蛤蟆眼的人，像只吃人的野兽，蹲伏在那里。这就是資本家的狗腿子、专门欺压工人的封建把头张法庭。資本家把张法庭安排在这里，是为了监视工人劳动。你看，这家伙每隔一个半小时，就拿起大銅鈴，“当啷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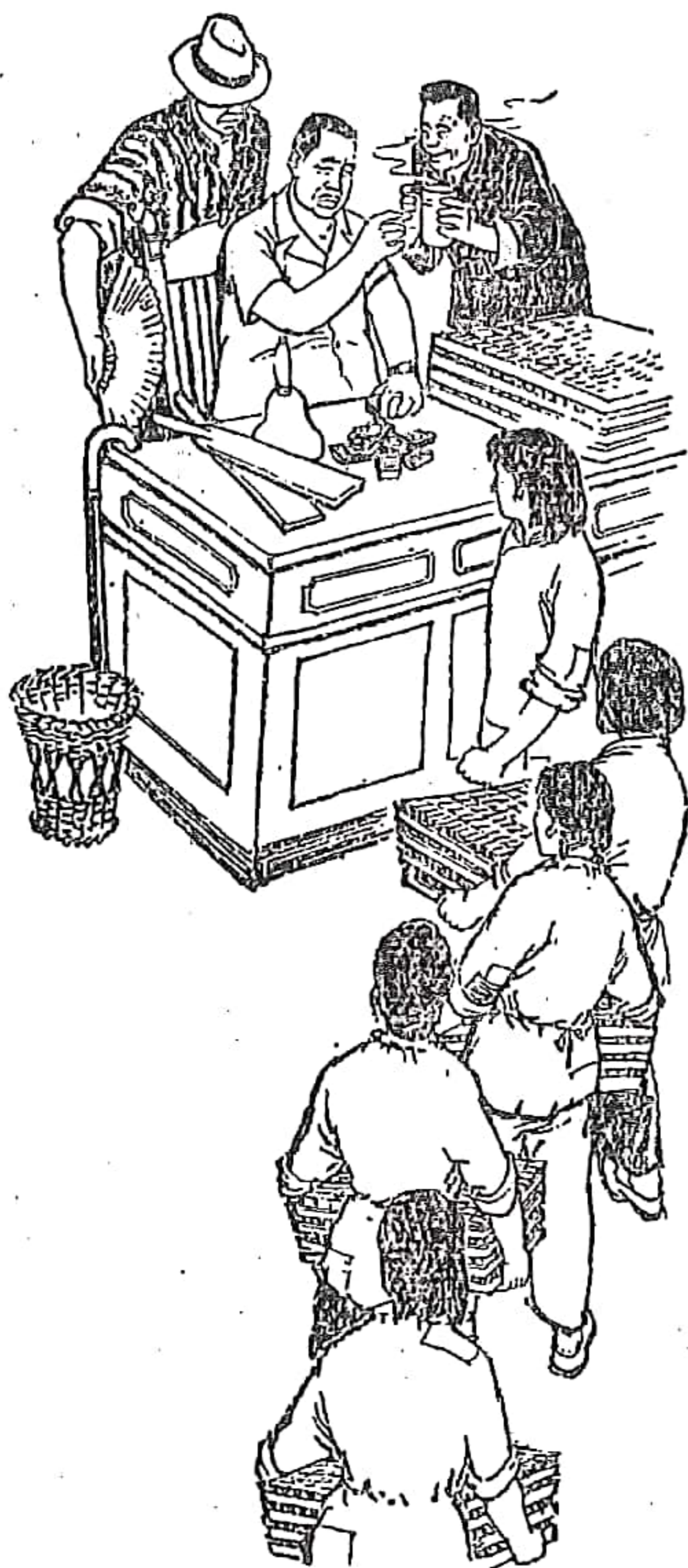


唧……”急剧地摇动三遍。工人们一听到这铃声，就得赶快端起装好的火柴盘，送到大柜台上让把头检验。送去的火柴，不得少于四盘（每盘一百八十盒，四盘是七百二十盒）。要知道，在一个半小时之内装满四盘火柴，是极不容易的。而且那时工人们经常吃不饱肚子，身体软弱无力，效率很低。谁如果听到铃声不把四盘火柴送去，或者送去了而不足规定的数量，封建把头马上就抡起木板朝他打去，多则打“一打”（十二大板），少则打“半打”（六大板）。

资本家和封建把头为了逼迫工人多干活，还灭绝人性地想出几种打人花招：一种叫作“沾土打”，一种叫作“不沾土打”。“沾土打”是把工人按倒在地上打。“不沾土打”是一个狗腿子抱工人的头，两个狗腿子扯工人的胳膊，一个狗腿子扯工人的腿，让工人胸口朝下，悬空受打。你看这些资本家和狗腿子多少狠毒啊！那时，每摇一次铃，就要有不少人挨打。你说，这个铜铃不是“催命铃”吗！那根木板不是道地的“打人板”吗！

有一天，资本家亲自到包装部来验活。这个资本





家长着个大长脸，大长脸上长着个大驴嘴，丑恶可憎。工人们恨死了他。可是大小把头看见他，个个像只哈巴狗，摇头摆尾向他献殷勤。这个资本家验了两个钟头活，没有一样称他心意的，他便命令封建把头，用“打人板”死命地毒打工人，一时铃铛声、恶骂声、板子声、喊痛声，响成一片，把个车间变成了阎王殿。

那时有个叫王天瑞的工人，来到包装部不久，就吃到了“催命铃”的苦头。这天，“催命铃”“当啷当啷”响起来的时候，他只差五六行火柴没有装完（盘子上的火柴是一行行放着的）。封建把头看见了，对着他嘿嘿一笑，说：“你这

小子偷懶。你能豁上死，我就豁上打，豁上埋！”說罷，那把頭把眼睛一瞪，掄起“打人板”沒頭沒腦向他砍過去，他只覺得扎骨抽筋般地疼痛，最後全身發麻，沒有一點知覺了。以後這個工人一直躺了好多天才爬起來。另外有個叫張愛玲的童工，被封建把頭毒打以後，連吓帶病，含恨死去。

那麼，也許有的小朋友要問：當“催命鈴”“當啷當啷”響起來的時候，如果工人們完成了規定數量的活兒，是不是就不會挨打、受罰了呢？不，下面，就請你看看這樣一件事情——

十七歲的女工梁茂蘭，家裡只有一個老母親，她和母親相依為命，依靠她做工得來的一點可憐的工資，勉強糊口過日子。她每天給資本家裝火柴，磨得手指都紅腫起來。

這一天，她剛裝滿四盤火柴，“當啷當啷……”“催命鈴”響起來了。跟着，響起了封建把頭那沙啞着的嗓音：“驗活了！驗活了！快！快！媽的！”於是，搬盤子聲、叮當聲、喊聲，又充塞着整個車間。

工人們一個個搬起盤子，排成一行，依次送到大

柜台上去让封建把头检验。梁茂兰个儿矮小，她把盘子顶在头上，两边用手托着，才勉强把盘子送到柜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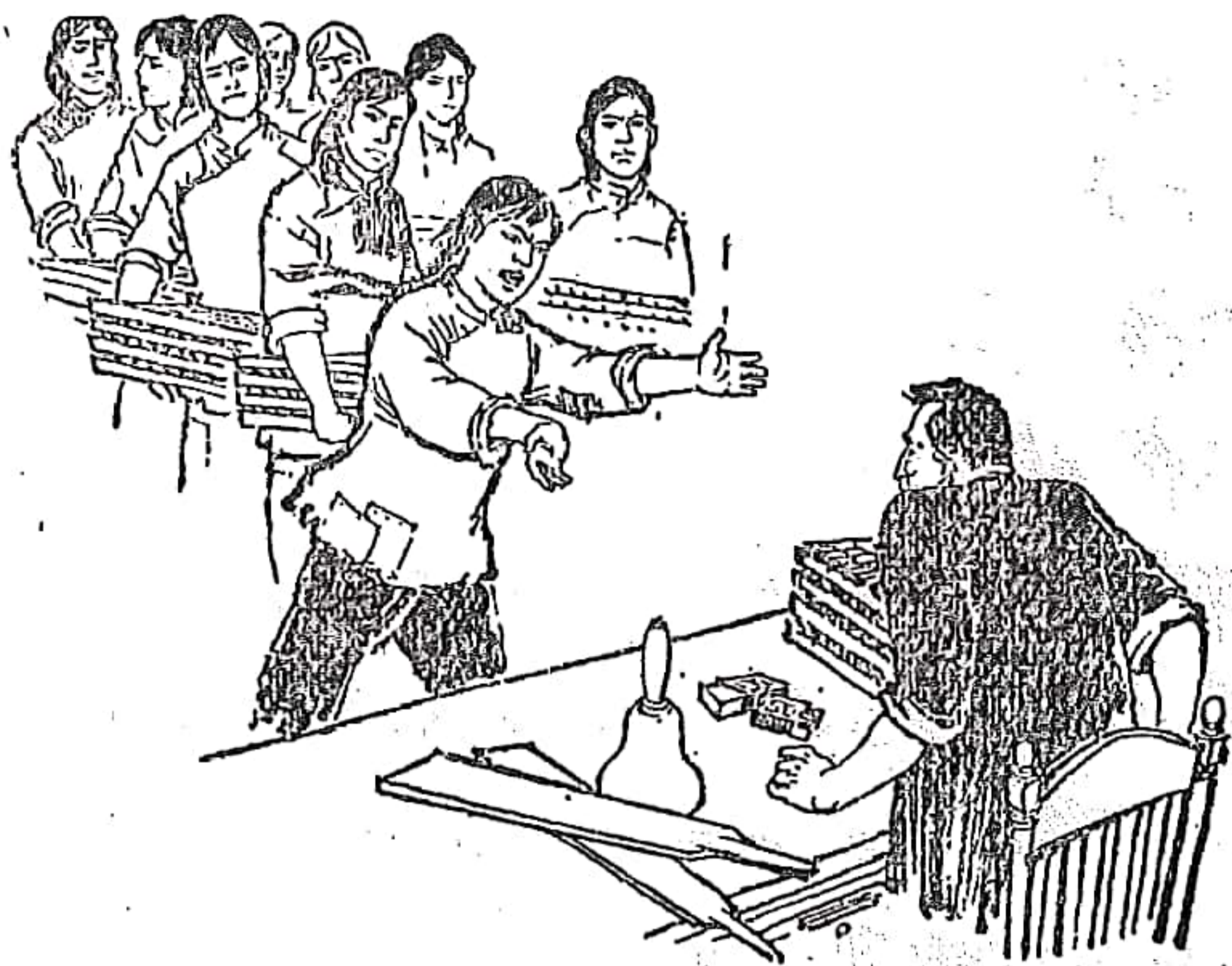
高高坐在柜台旁边的封建把头，看见梁茂兰送来了盘子，蛤蟆眼睛眯成一条缝儿，细细检验：每行都是满的，每盒都合格。可是，他那小眼睛忽然贼溜溜一转，眉头紧跟着皱了皱，于是有个坏主意窜上他的心头。接着，他“嗖”地从梁茂兰那装满火柴的盘子里拿出一盒来，放到柜台底下；又从柜台底下拿起一只空盒，放到她的盘子里去。

“喂，妈的！你还没有装好，就送来检验？”封建把头大着喉咙恶狠狠地骂道。

“什么，你说什么？”梁茂兰不解地问。

“你不看，把个空盒放在盘子里充数！哼！”封建把头一边骂，一边把那只空盒拿出来，猛地朝她掷去。

梁茂兰被弄糊涂了。她自己清楚地记得：盘子里的火柴盒都是装得满满的成品，而且盒盒都是合格的。可是哪里来的空盒呢？于是她说：“这空盒我



不知道，我装的盒盒合格。你不要誣賴人！”

“媽的，还想賴掉？！把紙折拿过来！”

封建把头跑过去把她手里的紙折夺过去，举起剪刀，“咔嚓”一声，紙折的右半边被剪去了。

这张紙折，是記錄工人所包装的盘数的。到了月底，她們就凭这紙折領取那一点很少的工資。可是现在，封建把头把她那記錄着包装数量的半边剪去了，她凭着什么領取工資呢！

“哼！你扣我的工資！”梁茂兰憤恨起来，哭罵說，“我沒有放空盒充数，我装的都合格。你伤天害理，我要跟你評評……”

“媽的！造反啦！还不滾开！”封建把头騰地跳起来，把缺少了半边的、沒有用处的紙折擲給她，然后用力踢了她两脚。

資本家的狗腿子就是这样无理！每天，像梁茂兰一样受到封建把头坑害的，不下数十人！这里应当說明：封建把头坑害工人后所克扣下来的工資，都装进了他們的腰包。据統計，光包装部工人被克扣的工資，每月就达到二百多元，八九个把头私分，每个把头可得二十多元。而那时一个工人的工資，每月只有几元。由此可见，工人們受到資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层层剝削，每月到手的工資，实在少得可怜！

.....

这就是关于“催命鈴”和“打人板”的不平常的历史。在这里，我們看到了工人們所受到的人身摧残，也看到了工人們所受到的經濟剝削的深刻程度。直到一九四九年，一声春雷响，青島市解放了，工人們才从此脫离了火坑。

解放以后，我軍管会接管了这个工厂，一九五一年鎮压反革命运动，汉奸資本家和罪大恶极的大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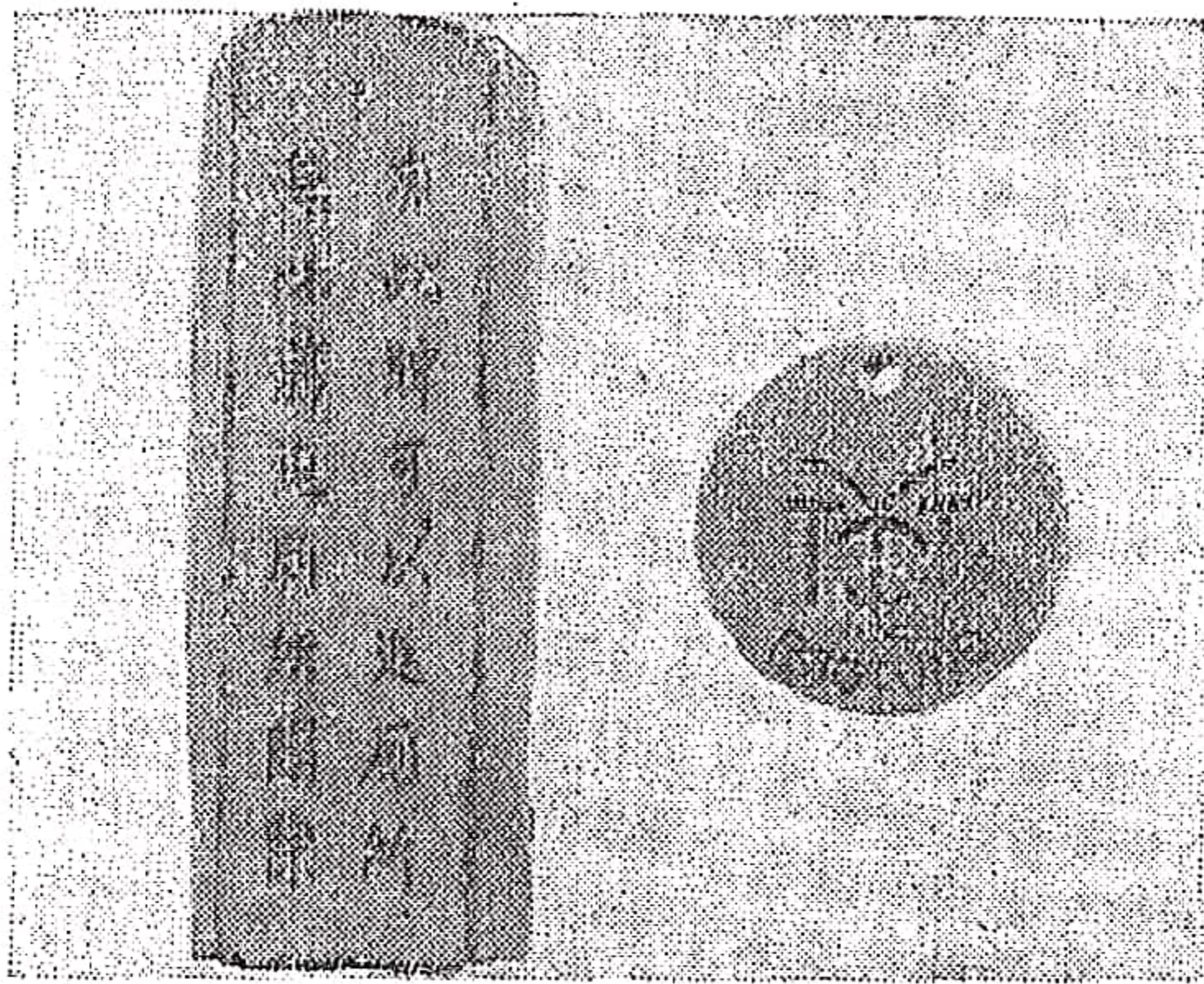
建把头，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为受苦受难的工人报了仇，伸了冤。车间里的那只大柜台被拆除了，“催命铃”和“打人板”作为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罪证，被送进了展览馆。

今天，原来那个被称作“阎王殿”的包装车间，大大变了样子，呈现着一派春天的景象，工人们自由愉快地在这里劳动着。在党的领导下，工人們的劳动热情异常高涨，几年来，他们通过各种运动，提高了政治觉悟，开展劳动竞赛，大搞技术革命，获得巨大成绩。整个火柴厂出现了全新的面貌。随着生产的发展，工人生活条件也得到根本改善！

工人们看看现在，想想过去，就禁不住说：“我們的今天，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給我們带来的啊。我們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我們要牢记过去的阶级苦，絕不让阶级敌人重新騎到我們头上！”

刘玉林 編写

丁純一 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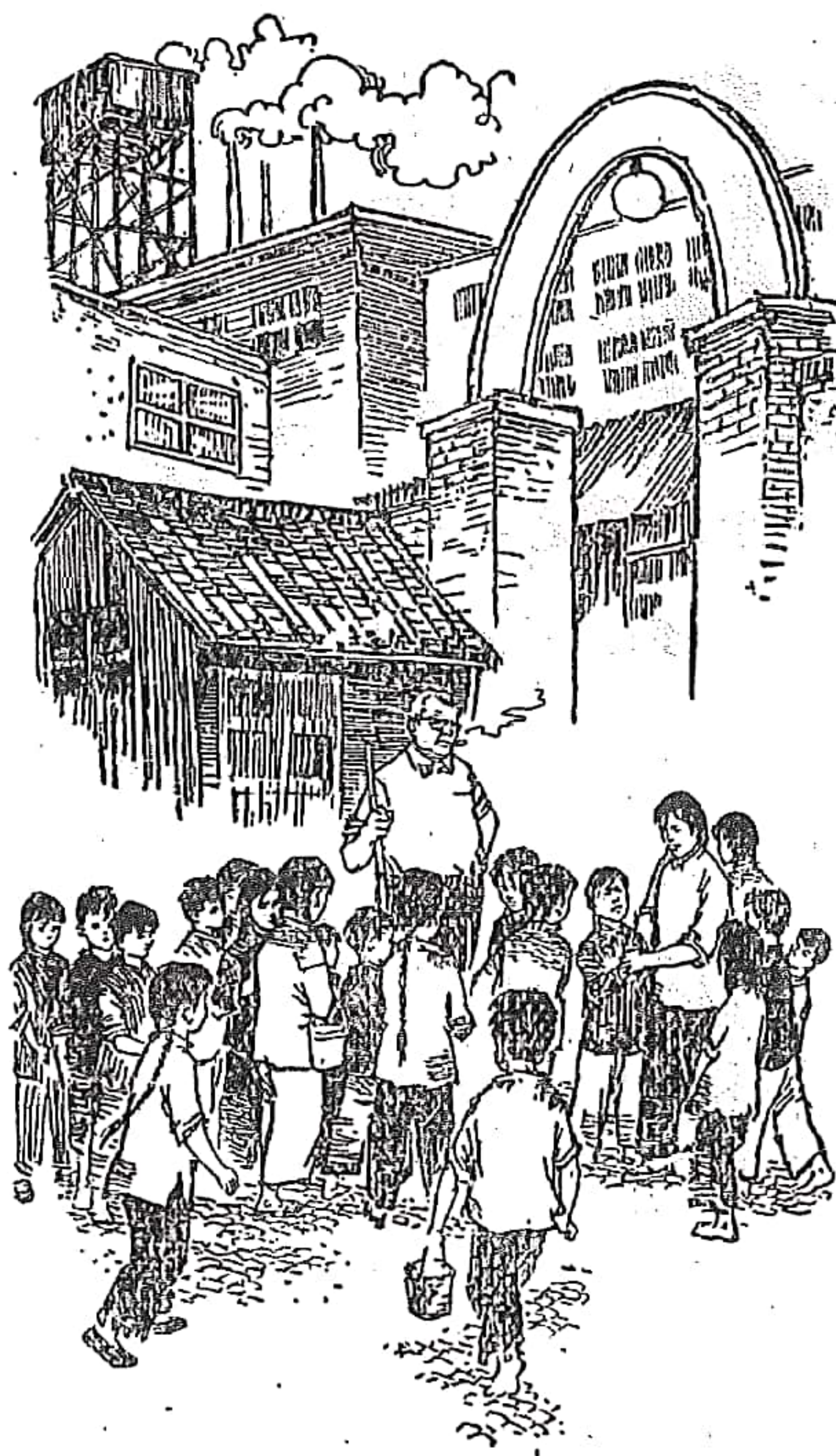
## 入厂工牌和厕所牌

工人要进工厂做工，必须先花钱换到一块入厂工牌；工人要上厕所大小便，也必须预先领到一块牌子，没有牌子，就不准大小便——这样的事，在今天社会里真是“奇闻”，可是在旧社会里，它却是资本家用以剥削压榨工人的一种颇为普遍的手法。人们说：“资本家是吸血魔王，哪里有利可图，他就往哪里出点子。”这话真是一针见血……

## 入厂工牌和童工

早上，天刚蒙蒙亮，上海陆家嘴一丹烟厂门前，就拥上了一大群工人。他们之中有成人，也有小孩子。但更多的却是小孩子。他们在等待着——一块进厂做工的牌子——入厂工牌。

在工厂门前有一个岗亭，岗亭高处，站着一个人黄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这人嘴里叼根雪茄烟，戴副金丝边的眼镜，肥胖的脸上露着一层奸诈的笑容，蓝眼睛不住地往人群里打量。这人是外国资





本家的一个亲信。只见他拿着一根量好长短的竹竿，走下来，往一个个孩子的身上量。够这个高度的孩子，算是“合格”了，给他块工牌，叫他进厂做工；不够这个高度的，资本家亲信说声“滚开”！跟着飞起一脚，朝这孩子身上踢去，把孩子踢倒在地上。

这就是解放前英美烟厂早晨“挤头牌”、验童工的悲惨情景。那时候，外国资本家为了取得廉价劳动力，少付工资多赚钱，对童工特别感兴趣。一九三〇年前后，米卖十元一石，资本家付给成年工人的工资每天不到三角，付给童工的工资每天只有一角多一些。但是童工们所做的工时却要成年工人一样多。而且孩子们年幼无知，比成年工人好“管理”（即便于欺压）。因此那时资本家雇佣的童工，有时占到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资本家雇佣童工时施展了许多花样：第一要量高矮。就是上面说的用竹竿量，符合高度的才收，不够高度的不收。资本家知道，个头高一些的孩子总是力气大一些，干活多一些；而资本家付出了同样的工资，为什么不找干活多一些的呢！第二，大量雇佣

临时童工，就是今天雇这个，明天雇那个，这样可以使童工們互不相識，难以結合起来对付資本家的剝削和压迫。資本家不厌其煩地在每天早上驗童工、发工牌，就是这个原因。对孩子来說，拿到工牌就做一天工，拿不到工牌就只好餓肚子。

有时候，孩子們拿到一块工牌，可以多做一些日子，但是这必須給資本家的走狗拿摩温(工头)送礼。当时送礼也有个“规矩”，要送一只鸡、一块五斤到十斤的肉、四瓶酒、一只火腿。劳动人民連飯都吃不上，还得送这份相当于一石米代价的礼！后来，資本家和他的走狗又逼迫工人花更多的錢来换取这块工牌，因此当时很多工人被逼得借“印子錢”(高利貸)，甚至被弄得傾家蕩产。童工吳三妹“三进三出”英美烟厂的一段遭遇，就是一例。

吳三妹十一岁时，靠她的媽媽东拼西凑想办法給拿摩温送礼，換得了一块入厂工牌进厂做童工，曾經三次被摘去工牌开除出厂。第一次，她在盒子間工作，一天到晚双脚不停地走来走去搬盒子，走得脚上全是泡泡，盒子还是搬不完。有一天，外国資本家

看见了，狠狠打了她一顿，然后收去她的工牌，把她赶出厂门。后来她的妈妈又东借西贷，凑数送了礼，她才又进了厂。可是不到一个月，又出了事。那天吴三妹咳嗽得很厉害，车间里又没有痰盂，她实在忍不住，一口痰掉在地上，还没来得及用脚擦掉，外国资本家又像恶鬼一样窜过来，揪住她的辫子揪在地上，硬要她把痰吃下去。吴三妹挣扎着不从，这触怒了外国资本家，狠狠地揍了吴三妹两拳，又被收去工牌开除了。吴三妹第三次被开除是这样的：一天，吴三妹正在包香烟，忽听门口有人喊了一声：“洋老板来了！”大家连忙低着头做活，吴三妹年小不懂事，抬头望了一眼，外国资本家跑过来狠狠地打了她一记耳光，说她偷懒，并拖她去“审帐房”（到帐房间去挨骂挨打），罚她双手捧着十条香烟，站在壁角里达三四个钟头，结果还是被收去工牌，赶出了厂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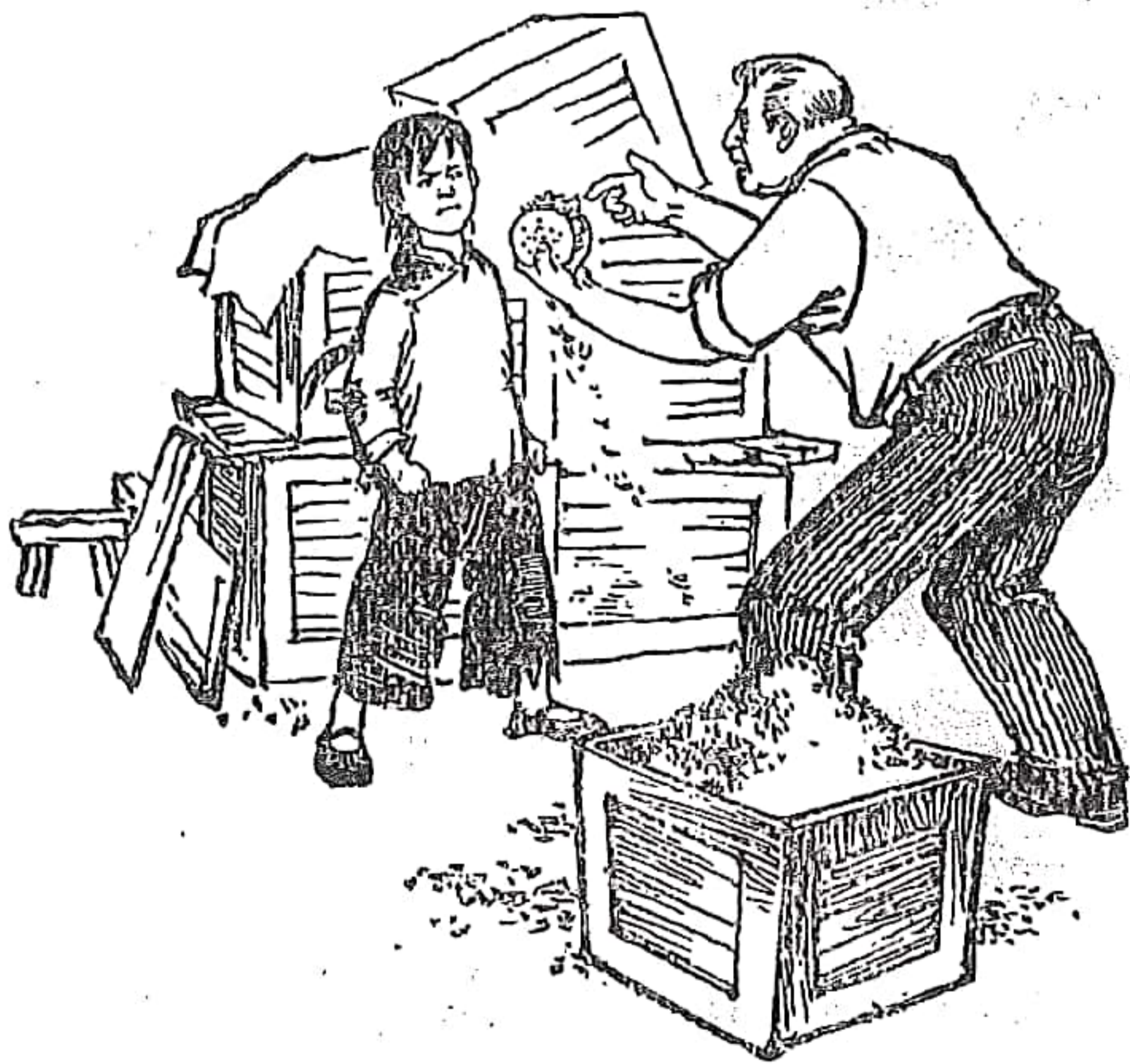
像吴三妹这样随便被踢出厂门的工人，那时候为数很多。资本家在入厂工牌上玩了鬼花样，赚了大钱，工人们却吃了大苦。入厂工牌其物虽小，却是块压在工人身上的大石头；压得工人喘不过气来。

## 廁所牌的由来

廁所牌是外国資本家无孔不入地榨取工人脂膏的又一証明。先說一个“烟草大餅”的故事：

有个童工阿翠，一天吃中飯的时间到了，餓得她肚子咕咕直叫；因为家里沒有米，她連早飯也沒吃啊！这时她冒着大雨，奔到大街上，用刚得到的一点錢，买了三只冷大餅。在吃的时候，她想：春花（另一童工的名字）已經餓了两頓，还在拚着命干活呢！于是她便挖出袋里仅有的一点錢，另外买了两只大餅，送給春花。可是她拿了大餅走进車間时，被資本家

的亲信看见了。資本家是不准工人把吃的东西带进車間的，因此这家伙大发雷霆，猛地从阿翠手里夺下那



两只大餅，随手抓了一把黃澄澄的烟絲，夹在大餅內，硬要阿翠吃下去。阿翠閉着嘴不吃，旁边几个狗腿子一齐拥过来，强行掰〔bāi〕开阿翠的嘴巴，使劲塞了进去。烟絲是辣的，平常用鼻子聞聞都要打噴嚏；塞进她嘴里，她只觉得喉嚨像有万把鋼刀扎刺，呛得她不断地咳嗽。顿时，鮮血从她口中冲出来，脆軟的喉管被凶辣的烟絲呛破了。……

再說一个童工因为望了外国資本家一眼，而惨遭拳打脚踢的事件：

一天，包装部一个姓王的童工正在包装香烟，忽然听人說：“外国資本家来了！”姓王的童工进厂時間不久，不知道这个資本家是什么样子。可是她知道这个外国資本家是有名的吸血鬼，专门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因此她恨这个資本家，她想看看这个資本家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車間那边大门打开了，外国資本家走了进来，还前呼后拥着一群亲信和狗腿子。走近了，姓王的童工一边手不停地装香烟，一边抬起眼皮看資本家。这时候，資本家的目光也向这里射来，两个目光碰在一

起，資本家立刻像只被触怒的野兽咆哮起来，把手上戴的白紗手套脫下来猛地朝地下一甩，咕嚕咕嚕說了几句洋話。

“洋老板說你为什么东看西看，不好好干活？”一个狗腿子(中国人)翻譯說：“洋老板的白手套落在地上了，叫你拾起来！”

姓王的童工狠狠地瞪了資本家一眼，心想：“哼，他的手套为什么要我拾？”又轉而一想：“給他拾起来又能怎样？我倒要看看他的花招！”就俯身去拾。

这时候，可恶的外国資本家猛然飞起一脚，朝这个童工的屁股上踢去。又尖又硬的皮鞋踢得她一头扎在地上。……

这个事件和“烟草大餅”的故事，到底說明了什么呢？这里回过头來說說資本家所立的“规矩”。这就是：只准童工低头干活，不准彼此說話，不准东张西望，不准吃东西。……資本家立这些“规矩”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剝夺工人的一切人身自由。資本家认为，要是給工人們以自由——即使是极微少的一点自由，也难免会“妨碍”干活。而資本家对工人剝

削的主要手段，是加重工人的劳动强度，为他創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童工們肚子餓得再厉害，吃一只冷大餅也不行；資本家来了，抬头看一看也不行，都不符合“低头干活”的“准則”。資本家从他的这一利益出发，进而规定了限制工人大小便自由的办法。这就是上厕所要領厕所牌。

一天，车间里的牆壁上，挂上了几块木头牌子，这牌子有七寸长，三寸宽，白漆底面，用綠漆写了两行大字：“有此牌可以进厕所，无此牌进厕所开除”。但是一个有三百多人的车间，只有三块牌子，怎么够用呢！有的童工急着大小便而拿不到牌子，只好拉在褲襠里。

与此同时，厕所门口出现了一个拿摩温，这家伙怒目而立，检查每一个上厕所的人，看誰沒有牌子，就拦住說：“沒有牌子不准进去，进去的立刻开除！”拿摩温还拿着一把鎖，他走开时，就“咔嚓”一声把厕所门鎖上。

童工們恨透了这块牌子，更恨透了資本家的恶毒行径。有个童工，趁车间沒有人的时候，悄悄摸出

小刀，憤憤地把牌子上的“有此牌可以进厕所，无此牌进厕所开除”刮去。第二天狗腿子一看牌子上的字沒有了，暴跳着說：“誰刮去的？反了！反了！”暴跳了一陣，却查不出是誰，只好用油漆重新把字写上去。

可是再过一天，这牌子上的字又叫人刮去了。

狗腿子再把字写上去，第三天，牌子上的字又不見了。經過几次刀刮，把个牌子弄得坎〔kǎn〕坷〔kě〕不平，斑斑駁駁，难看极了。

資本家压服不了工人和童工，就只好以这块光秃秃的、滿身疤痕的木头当作厕所牌。

关于入厂工牌和厕所牌的事情就說到这里。其实外国資本家压迫剝削中国工人的罪恶行径，还有很多很多。英美烟厂是一九〇二年在上海开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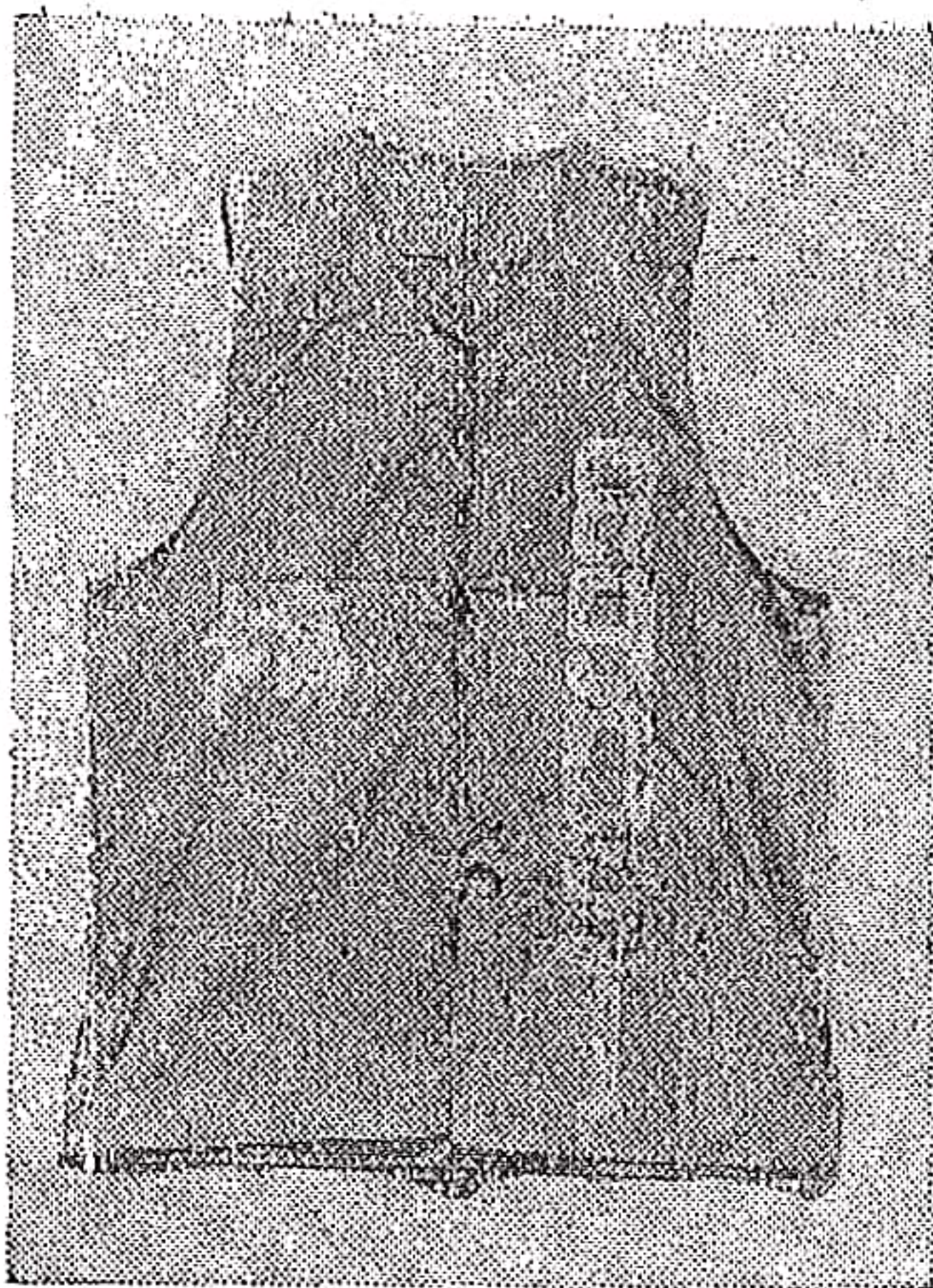


的,开始时只雇佣一百多个工人,后来经过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工厂不断扩大,在汉口、沈阳、天津、青岛等全国各大城市开设了十个卷烟厂、六个烤烟厂、六个印刷厂、一个包装材料厂和一个机械厂,成为垄断我国卷烟工业的“烟草大王”,到一九二四年,所雇佣的工人就达两万多个。外国资本家的厂越来越多,搜刮我国人民的财富也就越来越多。仅仅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起到一九四一年十月为止的七年时间内,就有约一千三百万英镑和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财富被运回到他们的国家去。

解放以后,帝国主义被赶跑了,外国势力被剷除了,外国资本家也随着滚蛋,烟厂收归国有。但是,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却没有在工人们的头脑里消失。他们一看到这两块牌子,就怒火填膺,切齿痛恨。因此他们把这两块牌子保存下来,以教育后代,永远记住这笔仇恨。

张永良 编写

丁纯一 插图



## 号 衣

照片上的这件马夹，因为上面有号码，所以叫作“号衣”。上海江南造船厂的老工人，一看到这件马夹，就会回忆起解放前他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原来这件马夹是官僚资本家想出来的加重对工人剥削和迫害的花样之一。资本家到底是怎样想出这个鬼花样的？工人们到底有没有戳穿他的鬼花样？下面这个故事作了一番记录。

解放前，江南造船厂叫“海軍江南造船所”，是个官僚企业。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官僚资本家从美国贩运来了一整套所谓“管理”工人的制度，还在厂内设立了一个叫作“考工課”的机构，豢〔huàn〕养着一大批特务、走狗，专门监视和压迫工人，找种种借口处罚工人。处罚工人的名目极多：扣工薪、调班（叫工人停工几天，不给工资）、记过、开除……厂里工人差不多都吃过“处罚”的苦头。

开始的时候，官僚资本家还没有想到做“号衣”，他们用来压迫剥削工人的办法叫“抄号头”（就是抄工人的工号）。资本家雇佣的那些特务、走狗，像毒蛇一样，到处寻事，看到谁干活不称心，不问什么原因，跑来把工号抄去，到发薪时扣除他几天工资，或是给他以别的什么“处罚”。

有一次，工人陈大云干一种“敲平铁板”的活儿。他先把铁板放在火炉里烧红，然后取出来，抡起大榔头敲；敲了一会，铁板冷了，再放到火炉里去烧红……这样反复地进行着。这种活很沉重，累得他呼呼直喘气，汗水像雨滴一样往下淌。这会，当他又把铁板

放到炉子里去烧时，趁空隙时间，他拿起毛巾擦擦身上的汗。不料被一个特务看到了。这特务根本不懂得这活儿应当怎样做，不懂得它的工序，硬说陈师傅是在“偷懒”，把陈师傅的工号抄去，扣了他六天工资。

更无理的是，工人连站在茶桶旁边喝一杯开水都不行。一九四七年夏天，有一次，铆钉工人徐师傅在船舱里干活，火辣辣的太阳把船舱钢板烤得火烫，汗水滴上去会嗤嗤地冒热气；船舱里面不透风丝，旁边还有一只铆钉炉子，吐着炙人的火舌，在这里工作就像钻在蒸笼里一样。徐师傅干了三个多小时，又热又渴，闷得喘不过气来。



实在吃不消了，他就走出来透一下空气，想喝一杯开水。

碼頭边上有只茶桶，茶桶旁边有两只茶杯，两个工人正在那儿端着茶杯喝水。因此徐师傅只好站在旁边等一会儿。他刚站下不久，忽然从背后窜出来了一个姓王的特务，一把抓住徐师傅的肩膀，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哪一个部门的？为什么不去干活？”

徐师傅先是一震，可是马上镇静下来，他回答说：“我在等喝水。天气这样热，口还能不渴，渴了还能不喝水。”

“混蛋！老子看你在这儿谈山海经。你是有意不干活！把工号报出来，给你点颜色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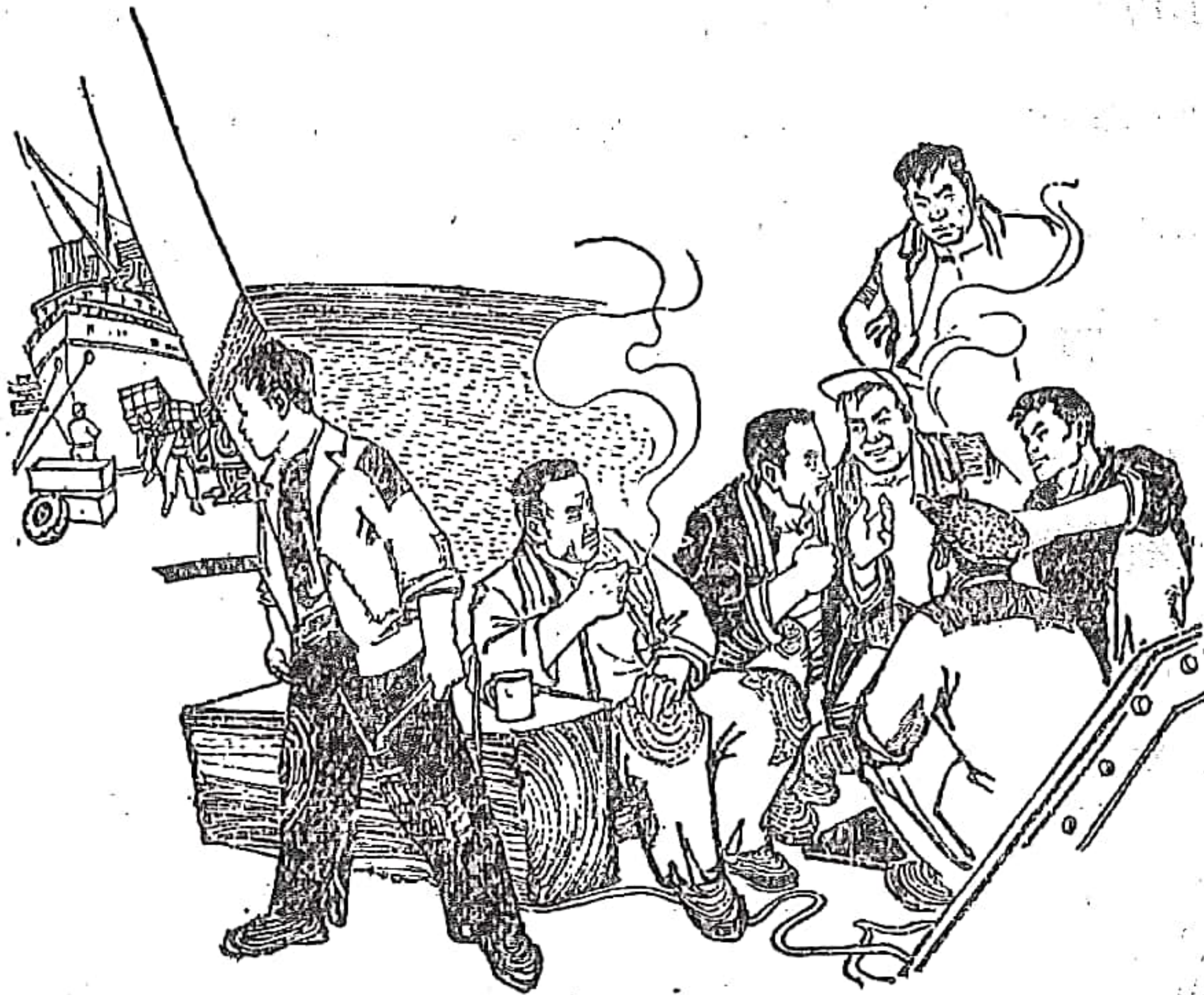
就这样，徐师傅因为等着喝一杯开水，受到“处罚”，结果被扣去了五天工资！……

特务、走狗们如此迫害工人，实在叫人气愤，有个姓陆的油漆工人，被逼得整天闷在气味很重的船舱里干活，不敢走出来透透空气，结果呛坏了肺，只要一咳嗽，大口大口地吐鲜血。可是他又不得不带

病工作，因为家里八口人依靠他維持生活，他不工作全家就无法活下去。这样过了不到半年工夫，陆师傅被活活折磨死了。

.....

在旧社会里，有压迫就有反抗。官僚资本家这样无理地对工人们进行迫害，工人们就团结起来反对他们的迫害。工人们不愿意做牛做马，干活累了，要想缓一口气，就三五个人一起坐下来休息，由一人在旁边望风。远远看到特务、走狗向这里走来，担任望



风的人发出信号，大家就立即散开，拿起工具干活。有时候，被特务看到了，特务要抄这个工人的工号，这个工人就设法逃跑，因为厂内地方大，人又多，这些特务不可能认识每一个工人。特务抄不到工人的工号，就无法对工人进行“处罚”。

这样，官僚资本家对用“抄号头”来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办法，渐渐感到不满足了。一九四七年九月，官僚所长马德骥和他手下一批特务走狗，经过精心谋划，设计了一套更为恶毒的办法，那就是叫工人在干活的时候穿“号衣”。这“号衣”是用蓝布做的马夹，它的前面和后面，用大号白字缀着工人的工号和所在的工作部门。工人如果穿上这种“号衣”，就得如牛似马地为官僚资本家干活，谁稍有“怠慢”，那些特务用不到跑到他的身边，就可以看清楚他的工号，抄下来报告上司。

官僚所长命令他的手下一下子做了几千件“号衣”，向工人宣传说：“这是所长关心工人，特为工人做的工作衣。”但是他们做贼心虚，不敢一下子把“号衣”都发下去，而说什么船塢工人劳动最繁重，最伤

衣服，因此先发给船塢工人穿。

这消息传出来，开头，工人们不知道官僚资本家的鬼计，但却感到奇怪：这些专门吃工人肉喝工人血的豺狼，怎么一下子发起“善心”来了呢？

一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几个反动官僚和特务，乘着吉普车，来到船塢旁边，还带来一卡车“号衣”。那个穿反动派校官服的考工课长，装着一脸慈悲的样子，向工人说：“兄弟们，在这里干活又脏又重，你们衣服又不多，所长关心你们，给你们每人发一件工作衣，你们拿去穿吧！”

工人们一看这种“号衣”，马上识别了官僚资本家的鬼花样。这哪里是工作衣，倒十分像监牢里犯人穿的囚衣！有的工人嚷起来了：“我们不是犯人，我们不要穿这种囚衣！”

考工课长看看情况不妙，害怕工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抵制，于是他转了一下眼珠，从地上捡起几件“号衣”，命令站在旁边的几个特务和工头，一人一件穿上。他自己也穿上一件。然后嘻皮笑脸地说：“这不是挺好嗎？怎么能说是囚衣呢？要是囚衣，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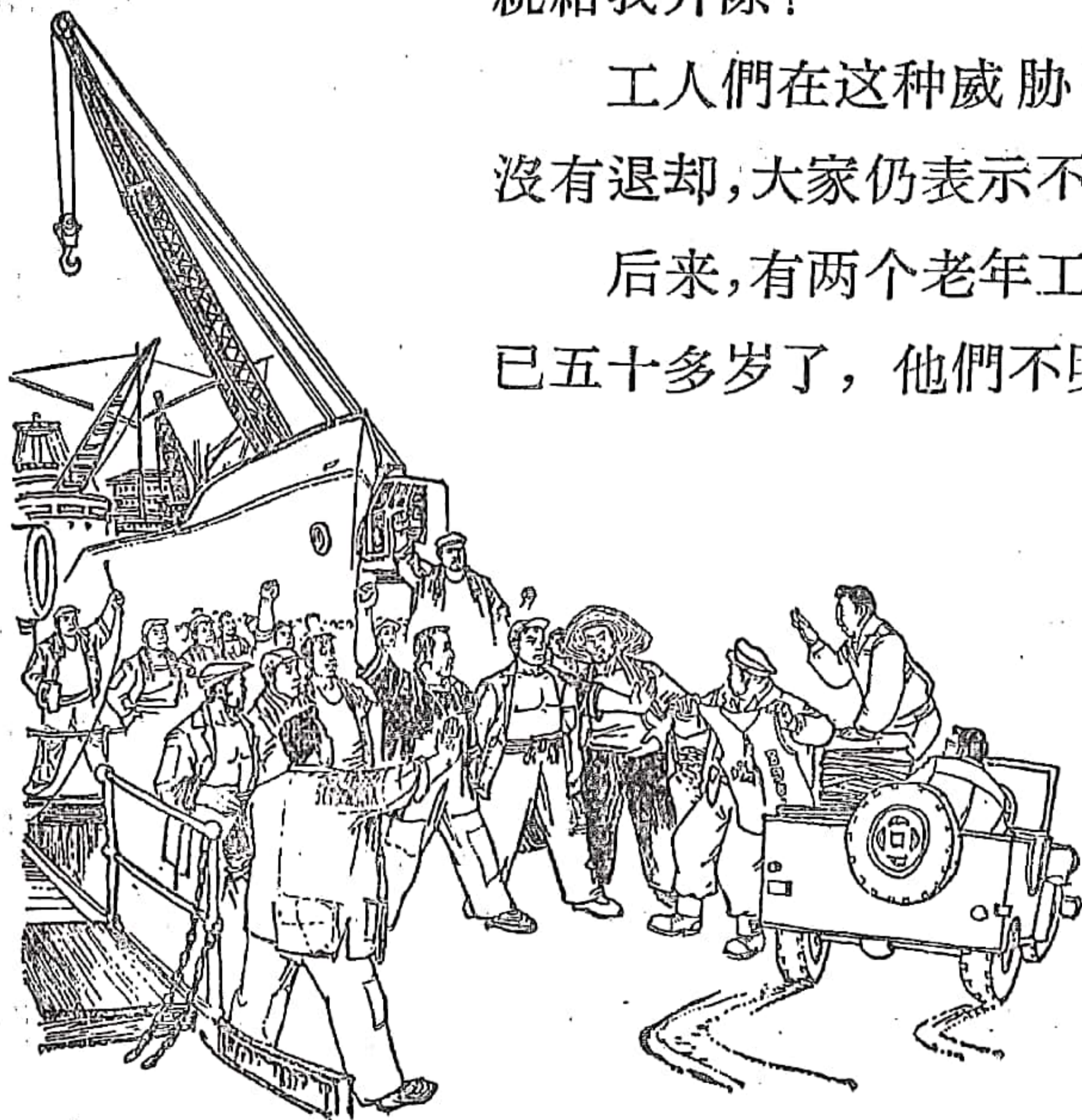
还肯穿嗎！”

工人們看看这班家伙們丑态百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有的工人說：“你們說好，你們穿着好啦，我們反正不穿！”

这个反动課长看看用軟的办法不行，马上露出了一副凶相，像恶狼一样吼道：“愿意穿的站出来；不愿意穿的——我告訴你們，統統給我开除！”

工人們在这种威胁之下，沒有退却，大家仍表示不穿。

后来，有两个老年工人，都已五十多岁了，他們不明白事



情真相，又經過反动官僚資本家的威胁、欺騙，一人一件穿上了“号衣”。这一天，船塢里停着一条正在修理的大船，他們穿着“号衣”在大船底下清除污泥。

干活的地方空档很小，只有一米多高，人在下面干活，得弯着腰弓着背，身子直不起来。他們年紀大了，这样干一会儿，就觉得腰酸背痛，呼呼地喘粗气。沒法，他俩不得不走出来，用手背捶捶腰板，直直身子，然后再跑进去干。可是就在这时候，被远处的一个特务看到了。这个特务把他俩穿的“号衣”上的号头悄悄抄了下来。

傍晚放工的时候，考工課的狗腿子走过来，凶狠地問这两个老工人說：“你們今天为什么磨洋工，不好好干活?!”

这两个老工人一惊，說道：“磨洋工？誰磨洋工啊？”

“你們在船塢干活的时候磨洋工。哼，你們的工号都抄在这里！现在通知你們，每人扣三天工資！”

这两个老工人更奇怪了：他們在船塢里干活，是在实在吃不消的时候，出来直了直腰板，透了下空

气,怎么說是“磨洋工”呢?再說,他們当时并没有碰到特务抄号头啊,那么工号是怎样被他們弄去的呢?……猛然,他們看到了“号衣”上的大字工号,才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两个老工人在一怒之下,把“号衣”脫下,扔得远远的……

官僚資本家的阴謀沒有得逞,但是,官僚資产阶级为了它本身的利益,还会想出各种更恶毒的办法来对付工人。你看,那几个带头坚决拒絕穿“号衣”的工人,最后被官僚資本家用种种借口开除了。但是,有压迫就有斗争,压迫愈重,斗争也就愈烈。斗争是无止境的……

黃廷元 編写

李寧远 插图



### 一只“自用”图章

在山东省阶级教育展览会上，有一双长统袜子，上面盖着一只“自用”图章；在青岛市阶级教育展览会上，有一件汗衫，也盖着一只“自用”图章。这是谁的袜子和汗衫？是谁盖上去的图章？好端端的汗衫和袜子，为什么要盖上个图章呢？关于它们的缘由，下面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

青島一个綢緞庄里，有个职工叫赵琪云。赵琪云在这里干了几年，所得工資极其微少，但他舍不得吃用，好不容易才积攢了一点錢，买了一件新的汗衫。

秋冬季节，赵琪云沒有别的衣服穿，就把这件汗衫貼身穿在里面。

有一天，他和伙伴們在营业场里打鋪睡觉，不知怎么，資本家也派了个狗腿子到这里来睡觉。資本家的人怎么可以和穷店員、学徒們睡在一起呢？原来，資本家肚里有个恶毒的鬼計。

这个資本家的狗腿子在营业场里，既不和店員、学徒們說話，也不和店員、学徒們接近。可是当店員、学徒們脫衣睡觉时，他忽然来了“劲头”，依次走到店員、学徒們睡觉的床鋪旁边，贼眉贼眼地瞅他們的衣服。瞅了一陣，他发现了赵琪云穿的那件汗衫，拿起来，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看了一遍，然后問道：“你的汗衫是从哪里来的？”

“买来的。”赵琪云說。

狗腿子說：“买来的？——哼，我問你，你知道不知道店里的规矩？”

“店里的规矩？”

赵琪云一震。他知道店里有项规定，这项规定是：凡店员、学徒，自己所有的汗衫、衬衫、袜子等衣物，均要由资本家指定专人盖上“自用”图章。谁要是不盖上“自用”图章而擅自



穿用，资本家就说你这件衣服是“偷”的，是“来路不明”，轻则挨打受罚，重则开除出店。因此，这个店里的店员、学徒穿用的衣物上，都盖着一个个鸡蛋形的大印子。

这是一项无理的规定，是侮辱人格的规定。既是如此，为什么一定要遵守呢？好端端一件衣物盖上个大大印子，有多难看！于是赵琪云说：“这项规定我知道，可我……”

“可你敢目中无它，你敢反抗？！”这个狗腿子跳

起来，把汗衫往地下一扔，說：“当心点！”然后鼻子里发出几声“哼哼”，轉身走了。

旁边的店員、学徒，看见赵琪云敢于对资本家进行反抗，都在心里暗暗叫好，用眼色支持他的行动；赵琪云想想资本家的无理，想想店員、学徒們所遭受的凌辱，愈加觉得自己做得对，应当为自己和伙伴們的人格爭这口气。

第二天一早，赵琪云和别的店員、学徒一起，清理场地，打扫店堂，掙扛沉重的箱装和散装物品，然后去招待顾客。招待完了顾客，他就到收款处去交款，这时他忽然发现收款处旁边的一只铁签上，插着一条約二寸宽、八寸长的白紙条，上面写着：“今晚随夜车回家者赵琪云。”他一看这紙条，不由惊得目瞪口呆，脸上的冷汗也渗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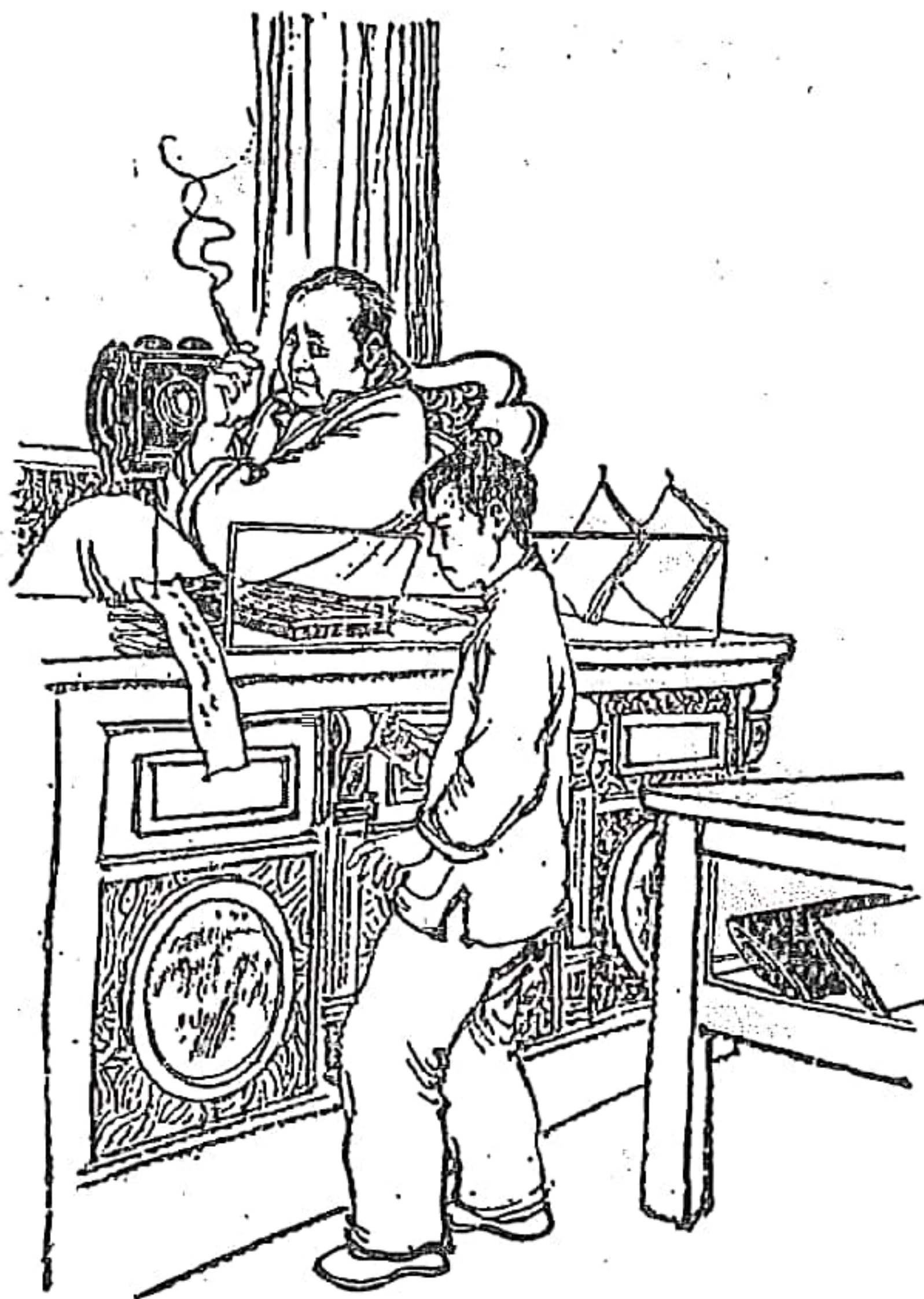
这张白紙条上写的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可以作一番解释：赵琪云是从乡下来的穷苦农民，资本家要他“今晚随夜车(火车)回家”，就是要他返回乡下去。店里有活摆着不要他干，而叫他回乡下去，这不明明是开除他嗎？是的，是开除他。资本家是經常采用

这种“怪”方式开除、处罚店员、学徒的，因此人们咒骂这张白纸条是“解雇条”、“阎王条”。而且店员、学徒的名字一上了这张白纸条，就得马上(今晚)离开店门，多呆一刻也是不行的。

就这样，赵琪云被开除了！

赵琪云被开除之后，店员、学徒们都非常愤慨。但在愤慨之余，也隐约感到有种威胁在时时袭击着他们。是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总是挖空心思，想出各种花招，制作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锁链，来压制束缚工人。资本家只准工人逆来顺受，像牛马一样为他卖命；稍有不合心意，就给以无理迫害。这里还可以说个例子：

店里有个学徒





叫李秉孝，一天早上，他起床以后就去刷牙洗脸。可这时，店里的經理忽然气势汹汹跑了过来，冲着他說：“你为什么不去干活？”

李秉孝看看店堂間，說：“店堂間還沒开门呐。”

“沒开门也得去干！”

“那么等我洗完脸就去。”

“不行，马上去！”

“脸也不能洗嗎？”

“不能洗！”

“什么，脸也不能洗?!”李秉孝不由得心里升上一股怒火，厉声质問道：“你們这个店讲理不讲理?”

“不讲理!我們这个店从来就不讲理，要讲理，就不要到这里来!”經理恶狠狠地說。

經理如此敢于自我暴露，李秉孝也就敢于对他揭露，說：“所以——你們把赵琪云开除了!你們要是讲理，就不会做出这种丑事!”

“啊!你敢放肆，你敢罵我們，你反了，你……你……”經理咆哮着，簡直像要把誰一口吃掉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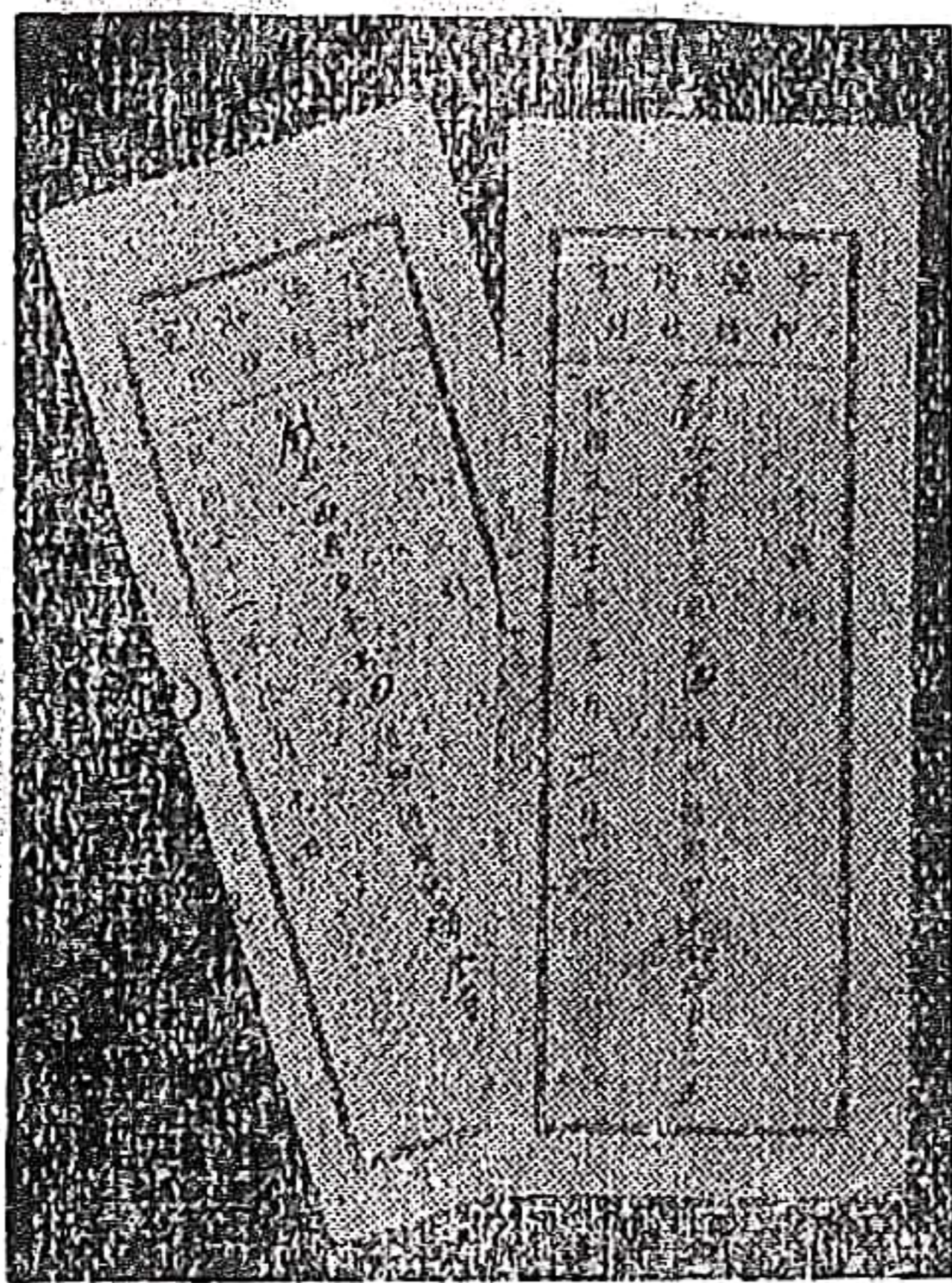
这个經理暴跳了一陣，走回經理室去了。过了

不多久，收款处旁边又出现了一张白纸条，不用说，李秉孝和赵琪云一样，被无理开除了。……

在这个店里，无理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资本家规定：店员、学徒在三年内不准刷牙，不准洗澡，不准留头发。有个姓康的职工，因为头上有疤留了头发，资本家就侮辱他说“男人爱俏必有歪道”，而把他开除出去。甚至店员、学徒们连使用名字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店员范德才，进店后不久，有个小经理病死了。资本家认为“范德才”（谐音“还得抬”）不吉利，强迫他改名叫“范庆丰”。直到解放以后，他的名字才改了过来。……

凡此种种，学徒、店员们在资本家的压迫下，个个感到透不过气来，心底里都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有的店员，为了永远记住资本家的罪恶，就把盖了“自用”图章的汗衫和袜子保存下来，以教育后代。照片上的这双袜子，就是当时保存下来的实物之一。从这里，从“自用”图章上，我们不是又一次看到旧社会和资本家的罪恶吗！

石会文 编写 李宁远 插图



## 押 柜 金

解放前，上海有个浴室资本家，这个资本家规定：凡是进浴室当工人的，都得先交納一笔錢給他。这笔錢叫作“押柜金”。资本家收到了“押柜金”，就开一张收条，这就是照片上的收条。资本家每开出一张收条，肚子里就多吸进劳动人民一滴血汗；而工人每接到一张收条，就增多了一笔債務。有的更被逼得卖儿鬻〔yù〕女，家破人亡。可是，“押柜金”也喚起了人們斗争的意志，促成工人们团结起来，向资本家展开斗争……

## (一)

苏北有个贫苦农民，叫刘昌福，由于受封建地主的重重剥削和压迫，走投无路，流浪到上海。他进卡德浴室做工时，借了二十块大洋“印子钱”，交给资本家作为“押柜金”。刘昌福原想进浴室后用所得的工薪逐月偿还“印子钱”，哪知卡德浴室资本家对工人一不开工资，二不管工人伙食，工人们就靠顾客给的一点微薄的小帐维持生活。而且资本家规定工人每接待一个顾客，就得把一份小帐交到帐台上。而资本家拿出其中极少一部分发给工人作为工资和伙食费。刘昌福日以继夜辛辛苦苦为资本家干活，每月只能拿到三斗米钱，可是他借来交纳“押柜金”的“印子钱”逢五上利，这三斗米钱还不够还“印子钱”的利息。因此他不得不忍饥挨饿过日子，十冬腊月没有一件棉衣、一条棉被，白天不敢走出浴室大门，晚上只好睡“大汤”（即睡在浴池边的瓷砖地上，因浴池内不透风，池内浴汤蒸发有点暖气）。那时工人每天一早起身刷池烧水，一直要忙到深夜十二点，一天干十

八九个小时。刘昌福这样干了不到一年，就因劳累过度而得了肺病，不断咳嗽吐血，沒有錢医治。一天，他在堂口侍候顾客，只觉得两腿发軟，眼前发黑，喉嚨里像有什么东西塞住，“哇”地吐出一口鮮血，人晕倒在地上。这时候，資本家走了过来，不屑地瞥了刘昌福一眼，用脚踢踢他，见刘昌福还未苏醒过来，就嘴巴朝旁边的狗腿子一歪，狗腿子会意，忙从浴池里舀来一盆沸燙的浴水，朝刘昌福脸上泼去。刘昌福被燙得苏醒过来了。資本家发出几声冷笑，說：“姓刘的你倒会舒服，几时当上甩手掌柜啦，嘿嘿，这辰光居然打起盹来了！”刘昌福憤憤地瞪了資本家一眼，資本家硬是逼着他爬起来去干活。

几天干下来，刘昌福的病越来越重，經常大口大口吐血，脸色像一张白紙，人瘦得像麻秸一样。好心的工人兄弟，见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叫他到炉子間去歇一会。不料被資本家的狗腿子看见了，报告了資本家。打烊后，狗腿子把刘昌福叫到帐房間，資本家躺在沙发椅上，嘴里咬根雪茄烟，假意十分关心地說：



“刘昌福你的病不輕啊，該好好养养。这样吧，你就回家歇歇去吧！”

刘昌福一听“歇歇去”，这不明摆着要停生意嗎？刘昌福說：“不，我支持得住，支持得住！”可是，恶毒的資本家哪里管你工人死活，还是决意要辞退他。

“那还我‘押柜金’！”刘昌福十分气愤地說。

满脸横肉的資本家，拿起算盘“嘀嗒嘀嗒”拨了一阵，露出大黄金牙哈哈一笑說：

“哈，你想要回‘押柜金’？哼哼，算下来，你倒欠店里六个月伙食錢哩！限你在两天內还清。”

啊！刘昌福給資本家做牛做马地干了一年多，不但一无所得，而且要賠上“押柜金”，另外还要倒欠六个月飯錢，世界上有这样的事嗎！工人們都因此

气憤不堪。可是在当时，这个資本家和反动派相勾結，有錢有勢，工人們的怒火只能往心里压。后来，工人兄弟們湊了点錢，代刘昌福还清了这笔伙食帳。又湊了点盘川，让刘昌福回到扬州乡下。刘昌福带着一身重病回家后，不久就死了。

## (二)

“押柜金”，实际上是資本家对浴室工人的一种强盜式的掠夺。資本家常在夏秋季节，以营业清淡、企业維持不下去为借口，要工人再交納一笔“押柜金”。但是工人連肚子都吃不飽，哪来錢增交“押柜金”呢！

有个姓何的扞脚师傅，进店不到一年，原来借来交“押柜金”的“印子錢”还未还清，資本家又逼着他限期增交“押柜金”，否則要停生意。这天何师傅回到家里，见妻子患病躺在床上，十二岁的女儿阿貴坐在灶前发呆，小阿弟餓得哇哇哭。阿貴叫了一声“阿爹”，眼泪就像断綫珠子似地掉下来。何师傅一陣心酸，他知道家里已米无一粒了。他左思右想，狠了狠

心，十分疼爱地对阿贵说：

“阿贵，不是阿爹心狠不疼你，实在是资本家逼得凶，家里你妈又生病无钱医治，弟弟吃的也没有，爹只有委屈你，把你卖啦……”何师傅说着已哽不成声，阿贵却抹干眼泪，倏地仰起脸，懂事地点点头。阿贵终于被卖给一家开酒店的资本家当丫头，可是天下的资本家心都是一般黑，他只给了何师傅五块大洋作为代价。何师傅用一块钱买了几升米，把余下的钱拿去交“押柜金”。

何师傅来到店门口，正堂(狗腿子)一把把他拦住，说：“姓何的你来干什么？”

“我来交‘押柜金’！”何师傅忙把手里的几块大洋递给正堂，正堂连正眼也没看一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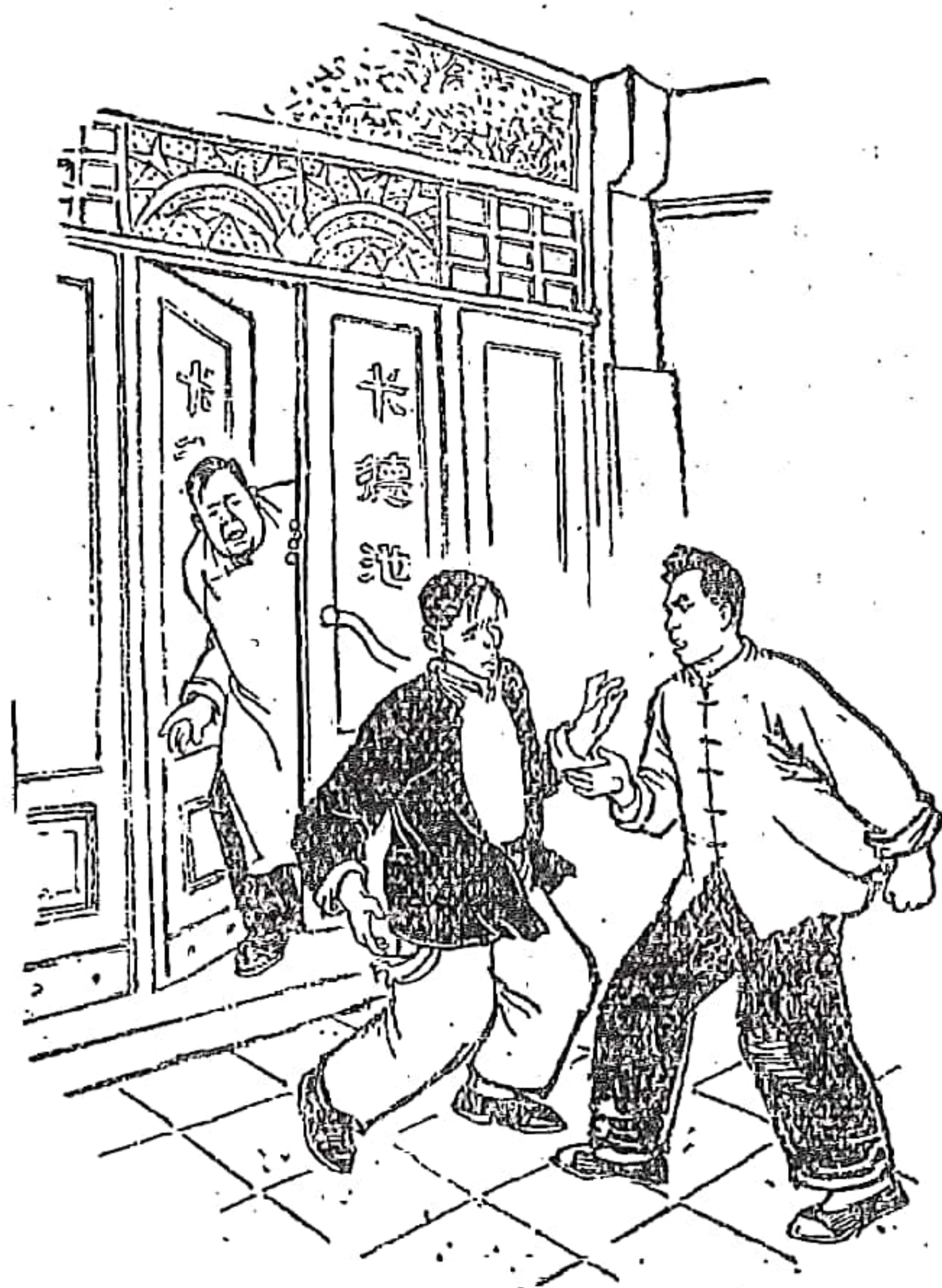
“今天是几号，期限早过了，你该回家啦，你的工号被别人补上了。”何师傅听了，就像当头挨了一记闷棍，心里涌起一股怒火，嘶声说：

“你们不讲理？得让我进店……”何师傅的怒声，惊动了在帐房间的资本家。资本家走出来，小眼睛一转说：“嘿！捣乱！把他送到局子(伪警察局)里



去！”

何师傅从反动派的伪警察局回来，袋里装着的那几块卖阿贵所得的大洋，早被正堂和伪警察抢去了。他回到家里，一个更大的不幸又出现在面前：妻子思念女儿，又听说何师傅被捉到警察局去了，因此病情加剧而死了。后来何师傅的儿子被活活饿死，阿贵也被酒店资本家虐待死了。何师傅就这样成了孤苦伶仃的人。



(三)

卡德浴室资本家以“押柜金”名义向工人剥削的钱，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〇年就达一万八千一百块大洋，折合大米二千二百八十五石半。抗

战胜利后，这个汉奸资本家又买通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备司令部和敌伪产业管理局，企业由儿子二小开出面主持，并且依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牌头，变本加厉剥削工人。有一次年节前，店里营业特别好，资本家公然以企业困难为借口，克扣工人半月“月规钱”（即工资）作为“押柜金”。工人们忍无可忍，一场反抗和斗争终于爆发了。

这天，天刚蒙蒙亮，工人们和往常一样，做好了一切开市前的准备工作。只是今天与往常有些不同，楼上楼下，各服务部和澡池间，刷洗得特别清爽。顾客们陆续来了，顿时热闹起来。工人们口里吆喝着，忙碌地接待顾客。资本家手里捧着白瓷小茶壶，坐在帐房间的沙发上，贼溜溜的眼睛不时地看着外面，心里打着如意算盘。就在这时候，几个狗腿子正堂，慌里慌张跑进帐房间来，结结巴巴地向资本家报告：

“不好了，这班穷小子存心闹事了！”资本家“啪”地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像被火烧着似地忙问：

“闹什么事？”正堂朝外面一指说：“你去看看。”资本家奔出帐房间，就看见进门的屏风上贴着一张

“顾客上门免费洗澡”的告顾客书。资本家脸刷地涨得像公鸡冠，一伸手把告顾客书撕下来，吼叫起来：

“反了！反了！免费请客洗澡，这是啥人领头搞的！”随着他的吼叫声，楼上楼下的工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围拢来，顾客们洗完澡的，也穿上衣服赶来，顿时里三层外三层，把个资本家和几个正堂围在中间。工人们像火山爆发似地喊起来：

“谢老板，不准你再欺压我们工人！”

“取消‘押柜金’，保障我们工人生活！”

“……………”

一时人多势众，资本家和几个正堂像泄了气的皮球，平时那股威风给打下去了。可是资本家不甘心，他急忙跑回帐房，一声把门关上，急呼呼地给伪警察局打电话。

工人们早已识破资本家的鬼计，大家一商量，决定各守工作岗位，做好服务工作，并向顾客揭露资本家利用“押柜金”残酷剥削工人的真相。顾客们激于义愤，洗完澡的，纷纷动员附近的工人、居民、三轮车

工人……来支持卡德浴室工人的斗争。一霎时，卡德浴室门口排成长蛇形的队伍。资本家躲在帐房间，贼溜溜地瞅着外面的动静，他希望伪警察局派人来镇压。可是伪警察局的红车子开到新闸路转角上，远远看见卡德浴室门口挤满了这许多人，吓得掉转头溜了。

斗争坚持到第五天，资



本家眼看每天有大量顾客洗澡，而不收分文，心头就像割肉似的疼，最后只得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一场“请客洗澡”抗议资本家增加“押柜金”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一声春雷震撼大地，上海解放了，卡德浴室工人也和全市所有劳动人民一样，翻了身。企业在党领导下，经过民主改革，取消了“押柜金”制度。几十年架在工人脖颈上的这条沉重枷锁被打碎了。企业也由国家接收（资本家父子均系反革命分子，已被逮捕法办），改名为国营沪江浴室。浴室工人的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变成了企业的主人。他们有了固定工资和劳保福利享受，生活有了保障。他们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人们的赞扬。在最近半年里，他们收到来自各方面的表扬信六千五百多封，信上热烈称赞浴室工人在服务工作中所表现的新风尚和新思想。

郎慕中 编写

丁纯一 插图

# “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小丛书

资本家的鬼花样	已出版
地主发家的秘密	已出版
碑	已出版
童工血泪仇	已出版
半个铜板	已出版
催命铃	已出版

催 命 铃  
本 社 编  
龔 韵 文 装 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大东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书号：社0087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 4/9 字数20,000

1965年11月第1版 196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0

统一书号：R10024·3147 定价：(4)0.10元